

风物咏

阳春至味

李晓艳

三月暖风，勾人魂魄。闲暇，与好友一起驱车郊外。

阳光明媚，风拂杨柳，小心地、唯恐碰伤幼嫩的芽苞。杨树的枝头，已挂满长软的穗儿，风一吹来，慵懒下落。

本以为可以捉住春的影子，可连柳树何日发芽，杨树何日萌穗，都未曾发觉。为一种错失风景的失落感而失落！

大地远看还是一片枯黄与萧瑟，走近了才发现竟有嫩绿躲在枯草丛中，羞于见人呢！我们欣喜地寻着那一抹抹新绿，多少有点捉住春影的满足感。

拨开枯草，辨别着株株嫩绿，眼睛忽然被紫绿色的叶子吸引——“呀！是荠菜，这里有荠菜！”惊喜脱口而出，心忽然狂跳起来。顺着紫绿色展目四周，越看越多，地堰边和垄间竟满是荠菜，密密麻麻、热热闹闹地挤在一起。它们紫绿深沉，却低调如斯，如不留意，很难发现。

荠菜的叶子还未长丰满，根却极为粗

壮，最长的可近半尺，不舍得挖断，这可是一冬的精华！好在泥土松软，挖下半寸便可连根拔起，抖去泥沙，绿叶白根的荠菜散发出诱人清香。

俗语说：三月三，荠菜可以当灵丹。记得在父亲的中药书中曾读过：荠菜味甘、性温，具有和脾、止血、解毒等功效，是一味药膳兼有的时鲜野菜。多吃荠菜，可治疗高血压及其它血症。母亲患有糖尿病，听人说用荠菜与水煎服可降血糖，母亲试后说效果不错。我虽然常到市场买荠菜，但更享受自己收获的过程。每到春时，便抽出空闲到野地里挖荠菜，享受春光，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荠菜除了药膳作用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C和钙，是餐桌上难得的佳肴。母亲喜欢用荠菜焯水、切碎，配以豆渣、萝卜丝做成小豆腐。当鲜香四溢、绿白分明的小豆腐冒着热气端上餐桌时，足以令人垂涎！

用荠菜包饺子可称美味，我喜欢将荠

菜焯水切碎，肉切丁，外加水萝卜或韭菜调馅，当圆滚滚的水饺在沸腾的水中浮动，荠菜的鲜香就已经掩不住了！

荠菜炒蛋是珍馐，炒蛋用的荠菜需是嫩的，味道才最好。荠菜要在浅春到阳面的地堰里或枯叶下才能觅到，那时段的荠菜，叶儿青绿，心儿嫩黄，根不老。前年过年时到大舅家做客，舅妈做了一道荠菜炒蛋，菜还在锅里炒着，远远就闻到了荠菜香，那味道立刻就盖住了鱼肉的香气，令人食欲大增。菜一上桌，金黄裹着翠绿，一袭春色如梦醉心，令人有春至的振奋。可惜，大舅妈去年去世，那道菜又多了一种味道是怀念。

“拨雪挑来叶转青，自删自煮作杯羹”，荠菜是野菜中的绝品，不仅是现代人的阳春至味，早在宋代，诗人许应龙就已识得荠菜美味，他更为荠菜“宝阶香砌何曾识，偏向寒门满地生”不争高、不媚俗的朴实品质叹服。荠菜以细细盈盈一寸芽，不畏严寒，星隐荒野，为春而生却不争春的品格令人生敬。

夜里，街坊大妈来串门，街坊二叔也来找父亲打牌，父亲却不见了。大妈坐在炕头上，二叔蹲在门槛上，他们看见瓶子里的迎春花，说：“嘿，这东西好看。”母亲说了父亲忘记带粪勺子用手捧着粪水喂麦苗的事。街坊二叔说：“没啥，我也这样做过，嘿嘿……”

隐隐传来咳嗽声，街坊大妈没在意，街坊二叔也没在意，只有我注意到了。我偷偷走到里屋，把土炕下的盖板轻轻掀开一点缝儿，我怕闷着躲在地瓜窖子点着煤油灯偷偷用功学习的父亲，我看到父亲学习的小木桌上放着书本，书旁还放着一小束迎春花。

那一年，国家刚刚恢复高考，作为老三届学生的父亲，正在努力地学习……

些东西时，他非常感动，非要把一些 A4 纸给我，说是一家文具店不干了，这些纸是当废纸收来的。我强塞给他十元钱，拿走了那些纸。

那些日子，我工作的学校食品系做了许多桃酥，那是学生的实习作业，当做福利发给老师和学生，一个人有 20 斤。我拎回来，全部送给了收破烂的汉子，他非常感激，说要给我钱，我拒绝了。他说，女儿放暑假来了，她最爱吃桃酥，那就不客气了，拿回去给女儿吃。

后来，我收拾了一些儿子看过的书籍，送给他，说：“鼓励你女儿好好学习。”他告诉我女儿已经被南方一所大学录取。我从心里面祝福他。

由于种种原因我离开了一段时间，半年后回来，正赶上老张搬家，他女儿已大学毕业了，在一家大公司工作，因业绩突出分了房子，他们要回家给女儿操办婚事。

我给他们送行，将一台电视机送给了他们，虽然不是新买的，但只用了一年。但愿老张的生活从此更幸福、安康。

诗歌港

黄昏

宋匹克

倒春寒的黄昏
独自坐在并不喧嚣的小酒馆
两个浅碟
一杯清酒
紧蹙着的眉头
锁不住思绪
却理不清为何思为何想

萨克斯的乐曲
忽近忽远
在身旁流淌
《黄昏》响起
让黄昏的愁思疯长
店外的春寒扎在了心上

生活
不只是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但这窒息着的苟且
如何释放
记忆起的诗歌
如这《黄昏》
只是加重我深深的忧伤
而那远方
是我梦里梦外
想要摆脱又不停思念的
让我断肠的故乡

蒲公英与蜜蜂

蔡同伟

——
烂漫春天里
亭亭玉立的仙子
擎着小黄伞
山坡上晒风姿

一群群小精灵
捕捉到芬芳气息
风尘仆仆赶来
采集柔情蜜意

二
春雨的纤丝
织出金黄色的绒帽
戴在蒲公英头上
山岭上展风骚

一群群蜜蜂
围绕蒲公英唱歌舞蹈
像当年我们这些皮小子
欢聚花田嬉闹

田园情怀

林绍海

我把生命之根
深深植入
家乡的土壤

我的心灵
把幸福珍藏
将情感释放

我的诗作
烙印弯曲的脊背
在流淌的汗水中
闪光……

人间

迎春花

于心亮

我家有二分地，在芝房村东的山耩上，因位置僻远，父亲每年只简单种上点麦子，早春时节挑一担粪水去喂喂。这个时候，他总爱叫上我一起去，我就乐颠颠地如小狗一样跑前跑后地跟着，因为父亲忙完活儿，会带我去折满满一大抱迎春花回来。

你知道那是多么繁茂的一大片迎春花吗？它们生长在离我家麦地不太远的地方，看似柔弱的枝条，却盛开着密实的、黄灿灿的花朵，那种娇嫩却又略显桀骜的黄缘何那么好看！

父亲说：“迎春花，多好听的名字呀！”我也觉得好听。在春寒料峭的季节，别的花还未醒来，它们却闷声不响，带着一丝

丝朴素的笑容和一丁点儿的倔强不经意间就开了。父亲问我：“你喜欢它吗？”我说：“那当然，它不怕冷！”

那年早春，父亲挑着一担粪水带着我又来到麦地，却发现忘记带粪勺了。面对两大桶粪水，父亲想了想，直接用双手捧起了粪水泼向麦苗。最终父亲把双手插进泥土里，翻来覆去把双手揉搓得干干净净。

父亲问我：“儿子，你觉得爸爸脏吗？”我说：“不脏。”父亲说：“那我们还去折迎春花吗？”我说：“当然要折了，我都等一整年了！”

我又抱了满满一大抱迎春花。回家后，母亲找来一个装着清水的瓶子，把我抱回来的迎春花插进去。

扫一下吧。”

他开始愣了几秒钟，马上同意了。他用扫帚打扫了储藏室，又帮助扔掉了垃圾，背着一麻袋废品满意地走了。

从那以后，我留了心，把所有的旧报纸、旧杂志、旧纸箱都攒起来给这个陌生的汉子，甚至把几件旧衣服也给他穿。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我还是那么尊重，称我为“张老师”。他说，读了那些旧报纸、旧书籍，看到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他还说，他也姓张，家住河南省内乡县桐树村。他的脸上少了几分初次见面的谦卑，多了几分亲近的神情。

突然有一天，家里停水了，我下楼去找公厕，意外地发现他住在公厕旁边的小屋子里，原来除了收破烂，他和他的女人还负责清扫厕所。见他有一个遮风挡雨的住所，我那一颗牵挂的心落了地。

我走进他们住的小屋子，看到地上铺着几块木板和一床薄被。我立即跑回家，把家里一床厚一点的旧棉被和一条旧毛毯送了过去。当看见我用自行车推来这

第一次碰到这个收破烂的老汉，是 4 年前的春天。那天我蹲在楼下的储藏室里收拾出一些旧报纸、旧书籍、快递盒子、饮料瓶子，正发愁如何处理时，忽然听见有人喊：“收破烂嘞！旧报纸、旧书籍、旧家电、塑料瓶子、破纸箱卖钱嘞……”

我大喜，忙问：“这些破烂多少钱，你随便给点儿，都拿去吧。”“那咋中哩，我要过过秤，按照重量论价钱。”他说。

我抬起头，看到一张消瘦而谦卑的脸，惊得我立即从地上站了起来。这是一张多么熟悉的脸庞啊，他长得太像壮年时期的父亲了。那时每到周末的下午，我就跟着父亲去收旧报纸和废铜烂铁。那时的父亲，脸上就是这种谦卑的表情。

唉！父亲去世已经十几年了。我平复了一下心情，可心里仍然对眼前的汉子有一种怜惜之情。

“报纸五毛钱一斤，书籍三毛。老大姐。”他熟练地捆扎好报纸和书籍，用杆秤称了一下，随后递过来十三元五角。我顺口说道：“我不要钱了，你把我的储藏室清